

三朝遼事實錄

十

1

2

3

4

5

6

7

三朝遠事實錄卷之十六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

丙寅二月御史李懋芳題我

朝未有以宰相行邊者

自樞輔孫承宗始蓋樞輔生平口談邊事鑿鑿有據故當時乘東林用事之時互相推戴以輔臣兼樞密賜以蟒玉錫以尚方寵遇於人無兩被命初疏推原敗債之繇指摘貪悞之實似欲鼂勉仔肩以圖報効及至當關碌碌無奇且盡背初疏以附趙南星意彼謂不可不問者而力薦其可用矣南星等既敗力求卸担未奉明旨召還而擅離信地中外驚疑幾

與唐藩鎮之跋扈無異。今奴酋直抵寧遠矣。撫順開
鑲之敗。數年之後。尤追論當事者逮治之。豈樞輔纔
得脫肩。便可推之局外。况柳河之役。賊窺關外無備。
故輒敢狂悖深入。此非樞輔之責。而誰責耶。尤可恨
者。方今民窮財盡。總天下加派。不過三百萬。合事例
搜括之所解內。亦不過百餘萬。樞輔一身靡費金錢。
歲至數百萬。歷任癸甲乙計。餉幾至千餘萬。以此修
守戰之具。空榆關一帶。可當金城萬里。而柳河一動。
輒遭敗衄。今奴勢猖狂。犒賞修築諸費。姑置勿問。即
以兵言。臣記往日邸報。關上兵派十四萬。樞輔清汰

至十二萬去年十一月復命報十一萬七千有餘
臣以爲此必實數。故用餉若此之多。猶或有說。昨見
經臣高第報見兵僅五萬八千。爾新舊交代不過兩
月。則所少五萬九千有餘之兵。竟安在耶。累年開銷
五萬九千餘兵之餉。竟安歸耶。明旨云平日索餉
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向來料理關門作何勾當。
眞明見萬里發關門之積弊。而洞燭其虛冒矣。臣聞
此不覺憤懣填胸。曰有是哉。樞輔之欺。君誤國
至此乎。且今議調兵先憂措餉。自有遼事以來募兵
買馬造船餉餉不可勝計。皆用此賄賂不至發覺。自

皇上赫然震怒追賄賂之贓正黨附之罪摘發侵冒盜賣之姦天下肅然令修簠簋不敢染指錙銖何千餘萬金竟且朦朧開銷遂不查核夫省十餘金可養一兵追貪墨之一家可抵貧民加派之千萬戶今五萬九千餘兵數年之餉不知可養兵若干可甦活貧民若干乃耗盡于一人之手供一家歌童舞女神號鬼喊之資而不可復問徒旦暮焦勞臨炊無米搜此鼠竊狗偷者窮治之又何益耶語曰大官法小官廉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又曰罰必上行賞必下逮不徵已往孰警將來樞輔卽位尊勢重國有法公論

有口誰能逃之特求。皇上即以無兵一節詰問樞
輔。樞輔何辭以對。則虛實功罪之案了然矣。臣言官
也。職在糾彈。以宗廟社稷爲重。或緣私誣毀。輕
動大臣。犯天下之清議。不敢言樞輔所爲。舉朝公論
不平。而臣實心懷憂忿久矣。故敢不避忌諱。直陳其
玩寇欺君。誤國之狀。伏乞皇上裁斷施行。

讀是疏而賄賂不發之情舉。朝不平之憤言言

真切

薊撫申用懋與閻鳴泰交代

鳴泰從山海回籍起陞兵右矣。又以原官改薊撫

通事實錄 卷之二十一
未幾以原官總督薊遼不踰年陞宮保尚書旋至
少師掌部其始以少叅而推經略推經略而改僉
都甚哉其出處之異也

禮科彭汝楠疏云樞輔當關所督何事爲兵食也兵
則日減而愈有餘餉則日增而愈不足使天下民窮
財盡漠不動念迨邊境有事請兵索餉動煩宵旰
至于寢食不遑樞輔有心寧不愧赧無地猶得仰邀
溫綸謂經營尚自有人夫皇上之所委重者樞輔
也家有家督百凡待理家督不嚴而亞旅強以紛紛
攘竊各將誰歸恐懲往愆來未可厚爲樞輔寬也其

自樞輔而下又不待言矣。○刑科段國璋題稱奴自
破遼陽以來驚伏四載。今中國有柳河之敗。劔示
怯于先。又有右屯之遺糧。招致于後。奴安得不來邊
報狎至人情震恐。諸臣條上方畧。章滿公車。亦既纖
悉無遺矣。顧搬運凍糧。雖見今議行。而或徂寧遠之
賊鋒稍却。苦腳價之湊處惟艱。又見有凍糧視緩急
行之之。肯得無謂仲春氣煖。冰泮在即。姑從容以
俟舟運之便乎。不知所謂緩者。必奴衆遠。退過河歸
巢。今札營近地。進退叵測。則一刻千金。間不容髮之
時也。謂空不拘何項錢糧。暫且爲脚費。將露囤漕糧。

急急搬移京倉米開則水陸並運冰堅則陸路單運
事後或准開銷或候抵補蓋京師有糧則京師有所
恃河路無糧則奴酋無所因一舉兩得料當事者諄
切急公自有以辦此也○禮科張惟一題稱曩來關
門月餉非二十五萬則二十二萬皇皇憂不給者亦
曰我兵且十四萬也乃平居患貧而寇至却又患寡
未審少去之兵將何處銷筭萬一奴勢披猖其將驅
市人而戕之耶 國家歲糜三百萬悉從此中染指
而去而鋒鏑在前欽令調兵攘臂而來不笑則怒矣
索餉有兵臨敵無兵惶惶 天語之傳宣虜遐查核

無令以彌縫應也措餉之艱焚林竭澤右屯露貯之三十萬火耕水耨之獲粒粒而積之者動賊衆之垂涎實我兵之膏脂久奉撤入之命而徒憚搶劫之虛聲輒舉而委之奴可惜也卽不然而捨糧之說實有其事散之軍不猶愈于賫之盜乎背明旨而隨軍實莫此爲甚故臣謂有必不可不問之兵餉也

戶部題

國家自有東事以來其糜費金錢不啻鉅

萬萬計矣臣部勢窮力窘萬不能久舉以入告而

聖明亦屢下明旨切責塞上諸臣皆未有以應也至去年八月而樞輔乃始有減汰兵馬之疏然臣總計

去年一年已共發過關上兵餉馬乾銀二百八十三萬七千九百五十五兩。若從七月以前計之，其稱兵或十六萬，或十四萬者，馬或四萬六千，或六萬一千不一也。即自樞輔減汰之後，疏稱以兵十一萬七千三百名，計馬螺牛以五萬三千八百五十二匹頭隻。每月發兵餉馬乾銀共二十二萬九千有奇。而米豆艸不與焉。蓋自八月以來，業已六越月如此矣。臣部非不知其兵少而用不敢問也。即微言之而彼固器之用聞也。左支右吾提襟露肘，見臣部之苦已極而海內之困難言矣。昨據兵部疏稱關門鎮守設防哨

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內又止二萬八千則是關門之兵較之樞輔汰滅之數尚不及半而餉之虛冒至今乃有實證也即聖諭亦曰平日索餉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向來所料理關門作何勾當煌煌天語所謂聖天子明見萬里非耶若不趁今稽核清筭明白不惟臣部不能天雨鬼輸即宇內赤民何能堪剝膚搥髓之苦今照現在兵數不過五萬八千則應發餉數亦止空給往時之半若仍前照此虛冒責臣應發恐侵冒之巨壑難填而關門之飽騰難望朝廷無此法紀國家無此物力不獨臣部苦也

戶科楊文岳題稱前時關門兵數終日爭講先報十四萬後報十二萬費盡叅駁總不能清查有此舉而多寡有無一一分明。皇上從此可得關門兵馬之數前時關門糧餉每月至二十八萬餘後減至二十二萬餘千覈萬覈總不可問有此舉而破冒與不破冒分毫自見。皇上從此可得關門糧餉之數。至于兵馬錢糧等項打算須先措置必豫戶兵二部平日既不料理一旦聞警百事倉皇今幸奴兵已去萬一再來恐倉皇無措之狀仍是如此有此舉而諸臣從此更可得一番未雨綢繆之策矣。○御史陳世倌疏

稱奴謀數載興師數萬勁敵也亦大舉也肯一受挫而遂驚伏乎發憤奮激力圖報復捲土重來其氣百倍兵憤者不可戰也知我隕衆之器則思所以備之知我焚車之法則思所以避之知我之所以守則思所以攻知我之所以應則思所以乘謀者不可測也此時而恃寧遠之善守旣難久持望關門之出援又若無兵似當另選精兵一萬以爲遊兵驍將主之專備策應東急東援而現兵僅僅五萬八千分防內外猶爲不足不知樞輔汰存十一萬有奇半歸何有則遊兵之或募或補或清冗占所空急講也○禮科李

恒茂題稱奴攻寧遠兩晝夜不下環城挖掘六七十
處城根脚俱大石墜砌入地深五尺許城外矢盡糧
絕城上火砲齊發鈎梯戰車盡行燒燬紅巾裹尸哭
聲震地三岔以東奴畏搗巢不敢傾國而來盈盈一
水天固資我以地利也寧城死守袁崇煥將逃局打
破吐關兵實數高第將冒局打破遼陽猶鼠之弊局
至今年始打破務要一事着落一官一官專理一事
毋得緩慢泄泄復蹈前轍庶皇上東顧之憂可舒
萬一矣

經略高第奏臣詢問關外地勢之險要城垣之堅瑕

去關七十里。有前屯城。係總兵趙率教所修築。垣墉峻整。四面建空心臺。平放火砲。使虜不敢近城。下可稱要地。又一百三十里有寧遠城。乃袁叅政滿總兵所督修。牆高四丈。週圍新整。堅固足壯。金湯內以保障關門外。以捍禦強虜。此爲第一扼要。繇此以東如錦州城大而朽壞。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鋒遊哨之地。夏秋無事。防護屯種。入冬遇大敵。則歸併寧遠。以便保守。自歲前聞奴欲犯右屯。卽行該道鎮嚴爲隄備。臘月二十。後道臣袁崇煥來關。城面議甚悉。以時勢論守四面之城。易守數十里之長城。難

臣非敢急關門而緩寧遠以寧遠之守着預定而不忙關城之守着新議而未定也非謂寧遠不當援以發援遽早無益于彼而反有損于此也奴之此舉實奸細劉伯鑑叫來已經梟斬警衆又獲奸細劉從杰招出奴酋自寧遠使他假送塘報探聽關門兵少哄說奴兵將敗發出二萬兵必然勦滅了賺我兵出以中其計臣之慎重而不敢輕率者正虞此也關門遼人思亂而士民驚惧思逃一面防閑一面安慰一意以靜定鎮之臣素講太乙理數今年太乙神在憑城負險多用鎗砲摧打奴自敗去太歲神在東北我若

出兵追敵是我犯太歲能取勝乎臣向奉 勅諭先

要保守關門爲根本自奴舉兵斟酌守關寧萬全之

計晝夜籌思寢食俱廢心力殫竭今仰藉 威靈震

疊奴兵大敗而歸此 宗社生靈之厚幸也

三月份略高第准馳驛回籍調理

後革去蟒玉閉住

鎮撫司爲緝獲事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婿向來出入京

師窺探消息謀爲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廷柱周應

元李廷棟薛應魁等鑽營守備意圖握兵內應近者

奴賊入犯彼實招之幸上賴 宗社之神靈下藉厥

逆增
受封

臣之忠智獲此元兇併獲奸黨既鎮撫究問情真着
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爲國殫力籌邊
前此屢建奇功今又潛消大霧不煩弓矢遺鏃之費
可比斬將搴旗之功勞在封疆賞空超等着查照寧
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眷酌元臣至意其原委
官旂等着與併叙○封魏忠賢姪太子太保左都督
魏良卿爲肅寧伯世襲宮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
百石其遺下世襲錦衣衛指揮另行承補錫之誥券
與國同休○奸細武長春凌遲處死首級號令各邊
餘犯李應誠等俱會官處決

內監
出鎮

武長春海鹽戲子也舊爲毛文龍門子被逐今以
爲李永芳婿被倖野史
聖諭朕惟國家之事莫重乎封疆封疆之弊莫大乎
欺隱故必文武同力內外協心然後功罪不淆上下
相信我

太祖攘夷爲夏 成祖三犁虜庭 列聖纘成武功並

著蓋設官分職有意存焉朕覽全遼志見自永樂宣
德正統以來節次設兵鎮守分守太監等官後因有
司朦奏裁革迨我 神祖以來承平日久邊務廢弛
以至奴賊披猖宇內騷動而委用不得其人李維翰

則紅旗催戰而殞我總兵楊鎬則預洩師期而喪我
夙將鄭之范則先逃以解軍心而開原陷熊廷弼則
奸巧卸担而遼瀋亡沃野盡沒腥羶衣冠化爲左袵
及乎廣寧之失事廷弼手握尚方王化貞身膺節鉞
居怙則兢相矛盾同變則竝馬奔逃忠義毫無全遼
盡陷言念切齒痛心因文職不和互爲欺玩武臣逢
迎臉削以失軍士之心文臣強執徇私以掣武臣之
肘騙官盜餉視爲固然妬功害成牢不可破欺蔽日
甚慨復何時始知 祖宗于設立鎮守內臣原非無
謂未裁之先邊徼雖頻而金甌無缺旣革之後虜騎

未至而全鎮胥淪繇斯以觀孰得孰失何去何存不
辨自明矣通查前代至本朝內臣戡亂討賊立功絕
域者不可勝紀朕率循舊典斷在必行止設立鎮守
山海等處太監一員司禮監秉筆太監總督忠勇營
兼掌御馬監太監劉應坤左右協守太監二員軋清
宮管事提督忠勇營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分守中
軍太監三員軋清宮打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
太監孫茂林武俊王蒞朝仍俱在山海關佳劄凡軍
中戰守一應事務着與文武將官計議而行並無掣
肘其糧餉器械數目官兵馬匹強弱務用清查毋容

濫惡冒破或遇事息緩急進止機宜務要據實直寫
密封不時星馳賫報與文武將吏協心爲國不許彼
此參商致生釁端如果除兇雪耻恢復有功與文武
將吏並行爵賞或扶同朦蔽致悞封疆必與邊臣一
體任咎 祖宗成憲朕不敢私仍各查照舊制寫勅
與他以昭朕法祖飭戎至意特諭○發帑銀十六萬
號砲一千八百位捍火藥二萬斤鉛子十萬斤弓二
萬箭六十萬刀二萬○兵部尚書王永光奏
聖旨自逆奴犯順以來文武將吏經幾番委任迄無
成功寧遠雖固守得全然覺華島失事亦爲不小內

臣之遣出于萬不得已且並無掣肘○屢旨甚明如何不遵反以危言瀆擾希圖卸担塘報緊急本兵責任難辭一切防禦機宜還著作速料理不得爭執沽名○科臣薛國觀楊所修王鳴玉林宗載周洪謨彭汝楠張惟一陸文獻段國璋黃承昊楊文岳虞廷陞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弘圖李九官王業浩王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夢環李蕃李懋芳劉徽師衆莊謙陳世竣袁鯨王珙盧承欽曾應瑞王時英鮑承謨陳朝輔李燦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疆場弗省○內閣吏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宐輕遣中使

縷述其不便者四軍機應在呼吸六人奉 詔密奏

則動關進止反有漏洩參差之虞一也將吏樹功立

名之心每不勝憂讒畏譏之心牽制既多展布必少

且有十羊九牧之虞二也。況二鎮守三中軍凡事關

錢糧軍務一應文冊必致增設檄書旁午郡邑交馳

日亦不給三也。六人并駐關門必增衙宇一應人役

漸多即中官雖賢而此輩蟻聚豈能以無事爲福者

地方駟騷四也。况一時創立後將因仍正恐後人未

必如前人則無窮之患實自今日始耳不允○十八

日王之臣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畧遼東以

鳴泰代總督○封西洋砲爲大將軍

督餉省直巡按御史劉述祖題稱樞輔到關時月餉十七萬至天啓五年四月增至二十八萬八千。後因減汰雖有所省而每月尚須發銀二十三萬較前十萬之數尚多六萬。所省安在關上一兵即有一餉一月即有一支據關臣所報官兵尚有九萬三千二百餘名。當此榆關戒嚴所慮兵無宿餉轉盼四月之餉尚無下手處措辦之難大費籌度計部又安能爲應哉伏祈 勅下戶兵工三部酌議妥確勿再執爭致虧遼餉或慨發 帑金救此蹙眉統惟 聖明自

爲封疆計也○叙寧遠功閣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
極馮銓與原任孫承宗魏廣微各錦衣世千戶廠臣
魏忠賢加恩三等世都指揮使劉應坤胡良輔紀用
陶文尚書王永光各世廕錦衣表崇煥加侍郎廕錦
衣世千戶滿桂趙率教左輔朱梅祖大壽諸將各陞
賞有差原任經略王在晉名列題疏不叙

寧遠功廕崇禎初俱裁王永光廕存其孫承宗廕
以大凌失事革

刑部尚書徐兆魁疏稱遼東自有奴彙以來八年于
茲矣樞輔孫承宗未有確然一定方畧足以制勝而

克敵去秋柳河之敗豈盡馬世龍輕率之罪哉樞輔
尋以此歸主恩猶寵賚如故是主恩未嘗負樞
輔而樞輔以此報主恩未足也且當樞輔在事之
日兵稱十五萬歲糜餉至五六百萬去歲因核餉而
兵數乃漸減至十一萬及經略高第前後疏稱則未
滿六萬無兵而空糜餉餉置何地耶兵無六萬諒非
盡練之兵餉糜數百萬徒費持籌之力即此二者而
問樞輔樞輔其何辭以對也○孫元化充贊畫其寧
前道用畢自肅

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等謹奏臣惟年來遼事靡振

苦於兵少。又苦於官多。多一官則增百兵之費。多一
添設衙門。則增千百兵之費。故省餉必先省官。多委
不如獨任。邇緣邊臣蒙蔽兵數。虛而以爲盈也。餉數
浮而以爲縮也。直至事勢窮極。而中扃畢露。皇上
始訝邊臣之無實而立。命中使鎮守稽軍實。而矚
虜情。以便於入。告明諭。並無掣肘。固知聖衷之
萬非獲已也。夫爲人臣。不能得君之信。猜及廷臣
之無可托。而事屬中璫。四夷聞之。誚及廷臣之無可
使。而權歸近侍。食君之祿者。寧無愧於心乎。明
旨再三。臣等敢不將順。惟是關塞情形。內廷有未

蓋晰者臣請一一陳之。蓋山海原係沿邊一衛。非若州縣城垣之廣也。關以外獸蹄鳥跡之并集。關以內牛溲馬渤之成渠。斗城一掬。四望周遭。官衙甚少。民舍亦稀。巡撫借居於道。道借居於衛。文武向儻。居民廬民廬亦既盡矣。六中使並出何處可容。卽擬建官衙。何地可宅。奴報緊急羽檄交馳。何暇議興土木。且木植取之口外。今因造作而窮。經費取之軍資。今因妄費而窮。匠役取之郡縣。百呼而無一應。亦因軍興逃遁而窮。山海路兵止。供各衙門之差使。軍疲於使令。則操演之法廢。文武各官日習各衙門之參謁。力

疲於奔命。則瘵曠之時多。凡衙門添設。必有防兵邏卒。兵仗騶輿門旗書記。孰非列名於冊。孰非給餉於官。不養戰兵而養廝役。冗費益煩。多官之害事如此。矧官階相埒。則禮節繁苛。地位耦猜。則嫌疑易起。丁役選雜。則蜚語易騰。軍糧之銷算。多門積書。必滋需索。營伍之稽查。疊至貪弁。又借科求。威命出于朝廷。而耳目寄于中貴。畏譏彈者。將習逢迎。以避禍。工煽惑者。又將挑激。以生猜。自今中貴多賢。必不受逢迎挑激。而知敵先於謀始。寧能不慮其終。此猶在無事時言之也。儻邊報忽來。軍機判於呼吸。成敗決於

須臾將官欲人人請命勢亦不能。撫鎮欲事事徑行。恐屬未便謀貴密而必彰應空速而反緩。卽內臣不掣其肘有不期掣而自掣者。唐以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未嘗掣李光弼之肘也。乃河陽之役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而朝恩欲急擊之謀議相左。遂至隳功。此非往事之明鑒乎。本朝於正統間設鎮守太監旋復罷之。天順間復差太監葉達鎮守後卽取回。因地方有事一向停差。載于通紀可攷。夫有事停差未空無事而添設也。祖宗朝成命雖頒不難旋罷。當茲草青糧誦城頽器缺之時。如舟臨灩澦。

全藉操躬扶舵之人。務使其專精把握。勿分其事權。亂其心志。淆其視聽。始能汔濟。乃一心以捍禦邊疆。又一心以周旋內使。一舍三年。有似道旁之築。十羊九牧。定知茁壯之難。如慮虛冒難。一則言路有憲。臣可委。或如部院諸臣之議。間差一忠。謹內臣到關查閱立時回報。不須露次於戎馬叢集之區。爰舍於虎狼偏近之域。亦所以全中使體而尊朝廷之命令也。臣等忝廁大臣。不得不深為顧念。輒隨諸臣之後。效一得之愚。伏祈 聖明俯鑒。

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於五月初六日。辰刻入署。

王恭
駁火

辦事忽聞震響一聲如天折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
着飛集房屋棟梁椽瓦窗壁如落葉紛飄臣等俱昏
暈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
焰烟雲燭天四邊頽垣裂屋之聲不絕又覓馬出衙
門首見婦女稚兒聚泣於衢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
計也震歷冲擊矓踏瓦者不可勝計也比策馬行不
數步又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象房傾倒羣象
驚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覓
甫定方知變起王恭廠火藥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
人民已無焦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頽震歷之患

人心惶憂伏恐 皇上端拱大內不無震驚臣等丁

不勝竦切謹合詞恭候 萬安又切照得火藥原係

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密乃不戒自燃致

都城雲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厥內戒

嚴星火未嘗入門忽然焰起寧無別故相傳塘報奸

賊差奸細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 京師潛

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除臣等鰥曠

招愆昧庸鮮畧痛自修省剋責外伏乞 聖明嚴勅

內外巡警防守無致疎虞以彰 廟算仰祈 勅行

該城查恤被災人戶以彰 聖德臣民幸甚

時救火諸役從廠中救出淨身男子吳二問之口
稱身係廠中本撮火藥人役但見颶風一道內有
火光致將滿廠藥罈燒毀同作三十餘人盡被燒
死止存吳二一人最可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燎
之跡藥樓飛去而陷數丈之坑庫中軍器如故神
前火木塵封

抄昇
被虐

四月寧遠副將左輔報本月十七日東奴過河要犯
寧遠等處抄花說奴酋如果西犯我們發兵去助
天朝帶領衆夷行至養善木撞遇奴酋將抄花囊路
台吉殺死有歹安兒相離囊路半日之地奴酋哨馬

深至歹安兒營被歹安兒精兵殺死奴部五十餘名
捉獲活夷二名馬五十四匹奴問是誰家兵馬敢與我
廝殺復帶精兵返到黃河沿至二十五日早將歹安
兒兵馬圍住有歹安兒并妻跑出其餘部落盡被殺
擄抄花亦跑過黃河北躲避有虎墩兔憨知道即帶
領兵馬數萬赶到三座寺東奴酋已去遠了憨說抄
花你是五營之主當初宰賽被東奴拏去你不與我
說宰賽女兒與了東奴抱去你又不與我說你又與
奴酋兩家來往不斷囊路是你的姪子被奴殺死你
也不顧把他的兒子歹安兒搶去你也不顧難道你

不是漢子只好誑騙南朝賞物你送東奴駱駝馬匹
東奴與你鞍子撒袋能直幾何等語六月初六日虎
墩調抄花往三座寺會到七月上馬報裏邊兵走旱
路三家兵馬征他不難等情○撫夷副將王牧民據
中軍張仲傳報奴酋攻殺昂奴昂奴離邊止有二百
里于四月十七八日猛有奴兵圍住昂奴酒醉不曾
防備得馬跑出因妻在內仍闖入營內射死許多韃
子未動手的拿去將昂奴妻搶了奴兒住一日一夜
回去我各頭腦因馬瘦住的星散一時齊不上未曾
追趕今黃把都兒會同把領宰賽煖兔卜兒奔五大

營在舍莫林一處住差人會虎墩兔憨助兵報仇不知肯否

此奴攻西虜之始于是朶顏各部不能自存而插酋亦有去故土就宣大之恩矣○抄花既背插以結于奴又通奴以冒中國之賞一心而三易嚮陰陽其間以窺便利卒被奴酋先破以蠶食西夷此可爲四夷無信義者之戒○中國受抄花之款歲費十餘萬金外合中離首先釀禍當初主款者反爲所弄矣○吳公用先從薊鎮歸晉問年來邊事若何曰抄花且納款矣山海萬無它慮予謂抄花

向背無常所慮正抄花之納款耳今日召虜果爲
兵端前言始驗

寧遠理刑同知程繼模奏稱遼廣繼淪奴逞四載而
襲耀州者實挑之襲耀亦匪失計也失在以全軍爲
掩耳之計而盜強敵之鈴爾然濟河者沒矣未濟之
旅一奔數百里驟下撤兵之條再懸退保之令今年
虜馬長驅無一遂顏行者自壬戌以來日夜持恢復
之議乃所構皆作守具今時與勢可以更端矣若借
柳河爲前車柳河固以兵戲者也今乘勝而起前茅
中堅後勁必在熟籌矣古之衛霍郭李豈伺寇于城

下者哉凡此皆 廟謨所罕計而公車之牘亦多未
陳職在邊言邊雖千出位之譴無悔也○王之臣奏
滿桂與袁崇煥不和崇煥上疏認罪
五月遼撫袁崇煥奏任將宐慎奉

聖旨滿桂廉勇素著挫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羣情
欠調暫准回府候推別用其寧遠防禦事務着左輔
以原官管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關門內
外大小將領俱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
六月御史宋禎漢題慨自逆奴狂逞徇延黔蜀征兵
征餉歲無虛日累年以來糜冒乾沒靡有底止見在

之兵節次行查訖無實數俟而報十幾萬核之不滿六萬索兵時纔云不滿六萬索餉時復云有十幾萬相委相蒙恬不知怪且遼東原有額兵即原有養兵額餉迨遼陽旣陷遼兵無存其養兵之餉固存也竟不知今日之兵視昔實加幾倍而每歲加派至五百餘萬之餉猶日厯不足之患真臣愚所未解也自守山海以來更幾撫道更幾大帥更幾餉司直遡壬戌以至今日某歲費幾百萬某歲增幾百萬議增者倡以何人所增者作何銷算築城堡脩葺幾何造船者現船幾何買戰馬者現馬幾何人人而覆之件件而

稽之其虛冒無實効與侵欺有實跡者按其罪輕重而究之籍之不少假貸之庶幾餉核而兵沾實惠兵給而奴有減期民因其少甦乎奉

聖旨年來兵餉煩費國用不支這條議核餉之法在逐事逐人一一清查勿容虛冒侵欺誠是確論冢臣王紹徽稱內府之積日漸消耗正指冒餉爲害即着巡關御史刻期查算務要徹底澄清具奏

遼撫袁崇煥題虎酋以奴賊四月報急遣其台吉桑昂塞率諸頭腦領兵相助已抵于近邊離寧遠七十里連營二三十里俱駝帶盛甲職差人出邊慰諭之

旋報奴攻抄花而撤回以自固其巢穴小賞之酒食
千餘兩感而不爭與向之在廣寧稱助兵而索額賞
五萬頗不同則 皇上之文德與督師總督之威信
服之也虎帶甲可數十萬強與弱奴非虎敵然奴百
戰梟雄虎無紀律亂與整虎又非奴敵虎之力重不
大于我我以天下之全力守一遼東而不足虎之勢
安足以抗奴職故于三十日親出興水縣遣其領賞
之人囑其無與奴野戰脫有急移于我之近邊彼此
聲勢相倚我爲彼援被 皇上多年豢養之恩且自
圖存必不折而入奴若哈喇慎之三十六家最稱狡

猾遼東無恙時日肆攻劫寧前一帶路夙中斷不可
行自受撫之後順多逆少昨督師進而宣諭之俱唯
唯不復反矣況三十六家之坐門千人扈之部拱兔
數百與桑昂寨之衆連營數十里顯然可見者以奴
之狡豈不能厚餌西虜然終有所不能者 祖宗之
德澤厚而 皇上之威信彰與邊人之駕馭有法也
歲費金錢數十萬其亦不虛擲乎西款不壞我得一
力防奴即巧計奇謀不外高城深池利兵堅甲職方
急急圖之但心長而力有限其有濟與否則待做出
而後見也○贊畫孫元化回部崇煥奏賊情暫緩也

會議
按

閏六月兵部遵 旨會議本月初二日會同大小九

卿科道齊集中府面議議單陸續到部爲照今日之
議議將領之去留易議督撫之去留難議一能一不
能之去留易議兩賢並重之去留難今幸諸臣各殫
忠獻並抒石畫臣等將藉兩端之並獻以祈 睿斷
之執中庶封疆積弊一朝頓掃乎據議單有謂宐專
任撫臣另簡風力科臣往閱視師一舉而中外兩裨
者吏部尚書王紹徽右侍郎房壯麗也有謂關內關
外宐分任責成者禮部尚書李思誠右侍郎施鳳來
刑部尚書徐兆魁工部尚書薛鳳翔右侍郎孫杰左

都周應秋右副都劉廷元崔呈秀右僉都謝啓光大
理卿吳中偉太僕少卿張捷禮科彭汝楠盧時泰葉
有聲兵科薛國觀袁玉珮刑科陸文獻黃承昊蘇兆
先工科郭興言楊文岳虞廷陞也有謂裁酌并一人
者戶部尚書李起元右侍郎徐紹吉靳于中戎政尚
書馮嘉會刑部右侍郎沈演通政使馬從龍左通政
邵輔忠韓國藩太常少卿姚宗文府尹秦聚奎湖廣
道王業浩也有謂酌用滿帥頒勅宣諭兩臣一體
同心者禮部尚書黃汝良福建道余合中陝西道賈
毓祥也有謂兩臣之計并失而援廉藺故事責一人

爲之下者工部侍郎徐大化也有謂更置非國體
畫地非善算而一以降心望經臣一以虚心望撫臣
者太常卿曹思誠少卿李精白也有謂撤兩臣一
代黔蜀總督一補添設侍郎簡兩貞一守關一守寧
遠者太僕卿魏應嘉也有謂滿帥廉而無能不堪大
用者尚寶司卿馮時行也諸臣議論雖殊而忠悃則
一臣部應有折衷之議竊以督師王之臣博大沉雄
事事躋實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正兵也撫臣
表崇煥慷慨英發氣可吞胡近以孤城抗方張之虜
奴酋憚之中外倚之奇兵也倘宜左提右攜奇正互

用何難制奴之死命者無奈其各是其是兩不相下
大犯兵家所忌頃且露章相駁矣如必強不和使和
是以方枘納圓鑿也臣等不敢蹈前人之覆轍僅僅
以責成數語塞責不得不議專任矣顧兩臣忠肝義
膽偉望壯猷專任之皆足辦賊惟是撫臣瀝血守城
功著遐虜似無可去之理宐以恢復全遼委任而責
成不効則治之以罪至關門重地何可無重臣彈壓
應如冢臣議特遣風力科臣視師關上假以糾劾之
權居恒料理萬一有警聽薊遼總督提兵移鎮以爲
後勁至督師威望素著人方倚爲長城斷斷不可聽

其優游查得京營協理舊有兩臣而臣部亦有總理
三部之例應 勅督師劔履還 朝或協理京營或
總理三部以待行邊之用如此則禁中頗牧銷睥睨
于 神京闔外將軍揚赫濯于遼海臣等叅之衆論
酌以公心計無便于此者誠念兩臣去留係遼左之
安危並任不能去一不可故不得已而從王紹徽之
議一擬 召還一擬留鎮謹將議單錄呈 御覽恭
候 聖裁奉

聖旨封疆事原係本兵職掌今旣會議當採衆論之
公不當徇一偏之見即着關內關外分任責成你部

便當馬上差人傳與督撫二臣務要捐去成心竭忠
報國緩則合修防禦急則互爲應援不得仍前執拘
希圖卸担亦不得觀望推諉坐失良時功則同賞辜
則同罰朝廷決無假借二臣宐自省悟○兵部尚書
王永光准回籍調理○滿桂鎮守山海掛征虜將軍
印駐劄關門兼管四路立催赴任

七月吏部會推兵部尚書馮嘉會王在晉 欽點正
推

八月督師尚書王之臣題稱據海運同知王應豫呈
報南海口在倉之糧八千石各營軍士投單支領無

米可放天津報完二運而關門竟之所支不知發于何處折色每月又遲一月甚有至兩月貧軍無糧動則脫巾今部疏謂盡發新庫完七八九月三月是閏六月餉銀已完足矣乃耀武營兵士告稱閏月錢糧至七月十八日尚未給問之餉司則云庫如洗矣此臣所未解也

天啓五年天津運過米豆九十八萬七千七百四十四石八斗有奇其交赴南海口者止米一十七萬石豆一十二萬三千石耳其運貯右屯筆架山葫蘆套孫家庄覺華島者皆以藉寇糧而爲虜之

招矣南海口之糧匱乏至今日而始知之且云天
津報完二運不知發于何處胡見事之遲乃爾乎
遼撫袁崇煥上言切照奴釁以來合中外文武邊腹
之全力以爲防然捐弃兩河未有勝着此未易以言
悉也惟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
于無所入舊樞輔孫承宗與原撫今督閩鳴泰決出
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自去
秋河上遂覩我之虛實故傾巢入犯視葭爾之寧遠
如杞上肉至兵過錦石一帶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
而謂我畏先逃故一往無復顧忌直抵寧遠城下臣

又偃旂息鼓待之城中若無人彼愈易而併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奮擊也出其意外故措手不及而敗走賊已悉我之伎倆矣遂弃其無用之攻具歸而造其能爲我害者如版厚二寸之戰車革以裹之艱于渡故爲舟舟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上流之淺以濟師至必繇之路則抄花五大營駐牧之處故據囊素台吉而驅捲各營且請家丁于瀋陽攜之以入犯爲一進不還計孰知毛文龍逕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掣之功此爲最烈此賊數十年未經一

創况損于我而償于西虜與毛帥奴氣又復振能一
刻忘臣哉

出關用遼人之議決于孫承宗閻鳴泰倡其說者
孫元化也遼人如可用則王化貞孫元化不駢首
于東市矣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寧錦之
圍解文龍與有力焉此出于崇煥之自陳劇稱其
牽制之功則文龍何可殺耶文龍殺而虜直犯
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煥之禍其真自取矣○奴
兒哈赤死

九月太僕卿兼御史董應舉揭自古屯田皆于兵爭

戰苦今遼人不願屯不得已用石公行議買膳馬臺
安子庄青苗熟地七千畝又盧同知差陳雲漢買四
當口錦衣青苗熟田七千餘畝青苗方熟忽被水災
公衍所買地收得高粱一千一百三十石四當口因
陳雲漢口報無多值王鴻臚解銀至賴其往視收得
六百餘石此二項及諸荒田召人開墾明歲收入必
多矣

晉因遼民渡海疏請帑金十萬賑濟安插奉 旨
給發竟爲董太僕借興屯之議邀致前銀民不得
賑而買田以耕一年所收穫不過如此即請待來

年亦能得幾倍乎

遼撫袁崇煥會題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進則因糧于敵退則寓兵于農兵家正法勢在必屯田臣欲另請屯種農具恐未有見便錢糧可應臣求臣請歲運本色四十餘萬之中減運十二萬五千石照今折值每石八錢應計銀十萬兩即于是月內解至寧遠預買牛買具積穢積膏而鎮臣趙率教等俱深通兵法曲暢農情合此中之六萬者兵乎孰知其皆農也人謂兵安可以爲農臣正謂不能爲農者定不可以爲兵要在上下相通其耕而獲者不必在官不必在私只

地無遺利人有餘糧一年餘三年之食人得以有其
生始得以有其人人爲我有而敵不足圖矣該督師
王之臣看得切惟國用之匱至今日而極屯遼地以
省遼餉議非一日總之趙率教連歲設關外之兵屯
關外之地兵民相邇各有怨咨至今赴愬者紛紛蓋
兵苦于力之疲民苦于業之失今若盡驅韎韐以事
畚插卽撫臣逆知虜非好殺必不再來然兵法無恃
其不來臣固未敢一日忘虜也再三熟計無如仍以
近地之遼民俾數十萬生靈得以贖命另委文職一
員專董其事仍照常收租以充軍餉則輿情咸順美

利可興矣○王之臣揭稱自關至建州二千里至三
岔河幾六百里屯田之法誠爲要着然必須我有不
可犯之形寇有不能侵之勢乃得從事今關內無可
屯田關外修築守禦共舉可放兵歸農否且連年亦
何嘗不屯田乎右屯之貲反以餌寇即充國在今日
不知目前能行否也

巡關御史方大任題臣出關後歷中前所前屯衛
中後中右所抵寧遠歷塙山連山杏山松山直至
錦州深入扁穴馬首所及見沃野平壤皆膏腴可
耕而土廣人稀生理鮮少即有耕種者又以無邊

墻故畏西虜乘隙搶割甘心弃其地利荒遠之地八年纔覩漢官威儀今已從一片石入關至石門

路矣

已巳五月

督師袁崇煥疏總兵趙率教初守前屯叔未附虜遼人爲兵即王經畧所叔十時關外初復無多官

二山歸附遼人

多人而有餘地率教得以盡力耕種三年積糧至十餘萬卒之復業者多爭產訐告兵不能有其屯各城迺復設官分職率教不能專其事而有其兵且謗率教者謂屯田自利甚矣屯之難言也已巳六月愚按興屯減餉誰謂其非要着然必兵有息肩始

能耕耨。今危邊防虜時時操練。日日哨守。安能分身以兼農業乎。各省設立屯田。地方無事。軍亦未嘗居于屯也。營屯。寫遠。逞逞。召民佃種。以分其利。今若令兵守屯。猝有緩急。舍鋤犁而操劍戟。荒蕪所必至矣。關外有田。悉爲軍占。近境膏腴。又爲官占。其僻遠饒瘠之土。軍之所弃。民取其餘。終歲勤動。及其收穫。又未必盡爲民有也。如云不必在官。不必在私。軍民無利。而官有獲。餌將領之貪。而無捄于三軍之餒。真爲泥飯塗羹之說矣。續查。己巳六月。表督師之疏。督師亦不能自踐其言。此關外

秦使
條未

興屯之大較也。

工科王夢尹奉使海外據見聞敷陳一名器當重海外叅游等不下二百餘員經兵部題授者幾何人似宜清汰一番年深績茂者題請實授間與內地互調可收猛士之用一兵額當限東江兵雖十五萬而屯田者盡在其中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選三四萬就登津之本折其屯兵就兵之父子兄弟約定名數務足屯田之用壯藉爲兵弱藉爲屯在遼民旣免凍餒之虞又遂生全之路一南兵當裁南兵出海時名雖數千至島不及二千慮其虛弱遂以遼人補之以

北人補南兵名雖南而實北何益乎乃糜東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畱駕舡水手外以遼人歸入遼兵其南兵老弱不堪者汰之南還士伍可無假借一餉運當早山東餉銀每發解後時孤島待炊安能待西江之水申飭該省預爲解給務完在五月以前庶六七月風便可到一部落當招奴部富厚尊寵者皆建酋真種如白羊骨瓦刺魚皮等俱被虐使頗懷怨望若物邊臣廣布文告明招暗誘攜其部落處之島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不得安枕亦弱奴之一端也以上五款更張豈易但恐年復一年究竟不免一番

更張不若自今日始猶愈也

戶部題稱樞輔昨年增兵至十二萬不旋踵而裁汰之至十萬八千而後已者原廟堂之上臺省交章

咸云兵多而餉少苦不給也今又據又六月關門司道報到兵馬冊并今督撫疏開兵馬數相對而算督師疏開之兵少于道冊者一萬四千八百五十餘員名道冊之兵少于司冊者二千六百一十七員督師疏冊之馬多于道冊者一千七百二十匹道冊之馬多于司冊者六十二匹撫臣疏開關內見兵不及二萬督師疏開關內兵五萬有餘夫均之閏六月之兵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三
馬均之關門內外之兵馬多寡互異增減懸殊此其
故何耶。伏乞 皇上詳查樞輔舊年裁定之兵數并
查撫臣見定分用兵數以定督師增兵之請使臣部
錢糧不至匱竭榆關軍士可資飽騰制奴穩着當不
出此矣

是時督撫分關內關外不相爲用亦不相爲謀各
自請兵兵數之參差內外漫無所攷邊事之支離
於此占其概已

毛文龍疏臣所駐須彌島即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
周圍廣濶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彌島丹後

則真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鉄山有八十里以水程計鉄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去至義州止一百六十里鉄山從水去亦如之義州與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鉄山與西彌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餘里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皇上去冬移駐雲從原爲鉄山樹木已盡無所樵採以就便乃指爲規避今閱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望見須彌親歷義州以悉遠近則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真牽之極切臣可不辨而自明矣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陳海外情形獐子島以西
舊隸遼東皮島以東乃隸朝鮮其開墾田地俱以日
爲計而無畝數天啓五年一歲收各色糧食二十九
萬有奇惟是島中之田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
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或山巔或山坡濬蕩不堪
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之窮也此屯田之情
形也

旅順
守將
叛逃

登撫李嵩據旅順營千總蕭受等稟稱將官李鑛貪
色嗜利謀殺來鄉杖死兵民侵尅官糧種種惡跡被
人揭告毛鎮差官拘提鑛知難以解脫協同爪牙高

應詔等設計于八月初三日二更放砲納喊鄉拏差官藉口衆兵反叛放火燒毀米糧官物盔甲火藥房屋搶奪船隻于二十二日開船田禾盡行燒壞等因看得旅順雖蕞爾微區實係衝險要地若一旦弃守則半壁單寒運輸梗塞且恐奴酋探知癸兵侵據貽害非小但地屬東鎮當令東鎮別擇才勇急赴駐防以爲禦夷固圉之計者也○巡撫袁崇煥題李鏞一案其始至寧遠也臣惡之懼之爲其不爲東省用而擅遯也卽欲梟之軍前以爲衆儆據其所陳無聊之狀不得已者甚多大端謂等死耳西來死于法止一

身否則其家與四千人俱無生萬一四千人不甘心而轉與別念將不止鑛一身一家矣 明旨謂情有可原即部叅亦謂其有心報効已洞燭之矣况臣已咨之督師而行寧前道盡法提問未嘗欲輕之也今道廳所讞遵體 明旨發明部叅可云兩盡且使四千餘衆人人自安存其應歿之身故舍立斬之法則有減一等免死立功李鑛李鉞俱應革去官職免歿立功如鑛立有功尚將賞之若其怠惰則併前罪處歿不貸其兵民共四千餘行寧前道擇其可爲兵者已經分發訖衆各有生無萌他念矣

兵部爲巡歷關外事奉

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關城略地議招集飢民安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厥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壯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兵威丕振數載逋逃之寇已罹天誅三韓榛莽之區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之勳着于原封伯爵進肅寧侯給與應得誥命券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與厥臣同心經理應坤原廕弟侄一人錦衣衛正千戶

加陞指揮僉事紀用原磨弟任一人錦衣衛百戶加
陞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擔當原磨子錦衣衛正千
戶加陞指揮僉事俱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其道鎮營
將以及軍丁俱依擬

肅寧侯後以
秩爲公

皇極殿工成晉

十月朝鮮王李倭奏辯國內事情有

聖旨獎慰弁慰毛文龍稱毛帥而不名

十二月遼撫袁崇煥題臣先于鎮守內臣劉應紀紀
用鎮臣趙率教東巡而得奴死之信蓋聞之而未見
其的也無一確探以相聞邊臣所任何事亟往偵其
虛實一也因離間其諸子與夷上下二也且諭其毋

仍前叛逆束手歸命聽 朝廷處分三也遂商之經
督二臣以喇嘛僧鎖南木座往同守備傳以昭等共
三十三人以行臣與鎮道密授之策私計此一役也
漢人重觀威儀與西虜在彼者追念舊事寧不共興
中國聖明之思諸奴子安能有其衆耶臣酌酒洒淚
而壯本僧之行色在庭之人且有耻不得與東行之
選者矣○崇煥又題臣隨諸臣後東遣偵諭前疏已
悉東夷來者爲方金納溫台十二夷則夷中之大頭
目諸事待裁決者臣同鎮道協三臣召而見之于學
宮取在泮獻功獻琛之義此夷之恭敬柔順一如遼

東受賞時三步一叩頭與虎紗諸夷無有二也跪投
夷稟一封與臣如以下申上體式獨其封上稱臣爲
老大人而尤書大金國踵老酋之故智臣即以原封
還之又遍一封無銜禮單則送及西僧官丁禮物臣
令僧與官丁者收之其爲臣者參貂鏤銀鞍玄狐皮
舍利獼皮值亦千餘金令貯于寧遠庫以待 皇命
而金等皆叩頭稱感是日即照邊中舊例賞之酒食
臣徐察其辭氣顏色感激驚怖之意俱有焉而並不
言及求欸字面臣令人潛探之則深悔其主之僭悖
來文差訛曰空苦我走一遭其意已可見矣○崇煥

報奴酋要三路出兵一往三岔河一往黃泥窪一往紅羅山我兵固守如缺桶而以精騎爲奇遊備賊敗歸截擊其踴躍超投之狀且恐虜不來又恐其來之不多雖米糧艱慳而衆心之奮即食可去也又據鎮道報稱撥丁遇前來夷使方金納九人賫有文書前來講話隨差人調之入境各道鎮于路上詰來夷何故起兵彼云前徃打圍乘便搶西韃子斷不敢擅入寧前等情職借內臣紀用及鎮道協將召方金納見之學宮投遍漢文夷稟將向時僭稱皇帝二字改汗字如虎酋之稱而仍彼僞號然旣差人當留其來使

暫放小夷一二名回話令其去年號遵奉正朔爲代
題一操一縱職自有微權定不敢一着不先而一籌
之漏也○督師王之臣奏虜來謝孝賚有夷書目大
金國天命元年即此觀之果係恭順而來降乎撫臣
題稿內稱遣使偵虜備叙將命反命種種交接事情
頗與傳報各官所報于臣者兩不相同至于哈嘛東
去時臣在關上竟不知其根因後知而急止之則行
已遠矣疏稱與臣會議僉同又謂合詞上聞臣實未
知何敢謬認爲知而自欺欺人也○又云天下之勢
合則親分則疎撫臣決計和戎惟恐臣謀之不同也

故力請分疆而居。職于關內。優游卒歲。于職得矣。如
疆事何。年來奴酋求和于西虜。而西虜不從。屈服于
朝鮮。而朝鮮不受。一旦議和。彼必離心。是益敵以自
孤也。近日通官過都。令處夷鞭其背。云你漢人全沒
腦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兵。你自家馱載許多金帛。
着哈喇替他弔孝。求和反教別人與他爲仇。我們也
不如投順也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且此議一倡。
奴子愈得意。不西攻虜。則南攻鮮。先逞晉人伐虢之
謀。而徐爲取虜之計。此勢之所必至者。况奴父子極
惡。今欲以咫尺之書。一介之使。致慇懃禮幣。謂可必

得其懽心而終信其無異志乎○登撫李嵩報十二月盡奴酋決要犯搶寧遠密計先發兵馬要來對截江邊今河西差官與奴講和許奴撫賞銀兩酒器段布等物奴說怕我去攻寧遠他來假意哄我我們就許他和等他賞我只管遲收又報鳳皇山一帶兵知道講和事情俱逃西去

奴酋三路出兵惟恐其不來又恐其來之不多有似夢中嚙語然此正遼人語也遼人夸誕而見賊畏縮聞風即遁彼時亦知賊不犯寧遠故爲此大言以欺人崇煥以此對君舛矣寧遠城中多草

棚蓆舍無足壯觀從來夷使俱見之郊無入城者
方金納久逗城中情形悉睹遂以我兵無足畏俾
奴專意侵朝鮮南破屬國之藩籬西壞朶顏之撫
款島帥以此見戕孽奴因而入犯邊事遂不可復
振彼時主張雖錄崇煥而設謀實自逆璫逆璫欲
招款奴酋建不世之勲意不止于封侯已也自有
遼事以來此舉實爲大誤

王之臣又條議數款一據廣寧以窺河東一定軍營
以固根本一調班兵以亟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
一設道臣以清屯馬一合水陸以張撻伐一用西虜

以蹙東夷一合關寧以通脈絡一集衆思以廣忠益
一絕和議以杜釁端此皆目前急着若舍此而言滅
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遼謂之畫餅仍一諭諸臣
毋再執和議蹈宋人自愚自誤之弊也○巡撫天津
黃運泰題稱關內關外見在官兵夫匠及募補共十
二萬八百五十七員名合計七年分共該額支米七
十四萬二千一百八十一石馬騾牛則關內關外見
在與應買補共五萬四千匹頭隻合計七年共該額
支豆六十七萬石又新增鎮守內府標兵及新募補
兵士米六萬石又春秋兩防班軍各役增米七萬石

然而關內之修工班軍與關外之預備應援糧料尚
俱不與焉乞併行各該撫按協力催僱無違程限庶
士飽馬騰殄滅奴氛淚復遼土端在是矣○遼撫袁
崇煥爲蒙差偵探事奉

聖旨據奏喇嘛僧往還奴中情形甚悉皆廠臣斟酌
機權主持于內鎮督經撫諸臣協謀于外故能使奉
使得人夷情坐得朕甚嘉焉夷使同來正煩籌策黠
則速遣之順則徐間之無厭之求慎無輕許有備之
心須使明知嚴婉之用操縱兼施勿挑其怒而墮其
狡夷在無急款以失中國之體夷去無弛防以啓窺

伺之端戰守在我叛服聽之該撫還宮同鎮守內臣
及經督臣順天撫臣酌議妥確具奏

遼事實錄卷之十六

終

三朝遠事實錄卷之十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苾穉芻父較閱

會議
經撫

丁卯

天啓七年正月吏部等衙門會議得經撫並用九

年於茲每因事權不一以致意見參差往轍可鑒夫
關內關外一體原不宜分爲兩截宜令撫臣袁崇煥
兼制山海兵將聽其調度錢糧聽其稽核戰守方略
聽其指授而一切訓練城守分理榆關事務仍屬之
道臣王應豸此外則內鎮臣方奉天子之威靈矢
公慎以綜核兵糧一時弊竇肅清人心帖服閭鳴泰
奉命總督薊遼賜履所及原跨兩河策應調援自

其職掌無俟廟議責成合無將王之臣加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回部協理部務督臣閻鳴泰無事照舊駐
札薊鎮有警移駐關門撫臣袁崇煥兼制山海道臣
王應豸加山東按察司副使分理榆關事恭侯命
下一體欽遵施行

聖諭朕聞師克在和事立惟豫人臣同德以揆策廟
堂慮事而制宜中外寧有異心官府原屬一體不謂
自有遼事以來鮮由斯道始因文武不和而河東淪
於腥羶繼因經撫不和而河西鞠爲榛莽覆車之轍
炯然可鑒近賴厥臣矢忠幹國殫慮邊籌供億多方

邊庭有備逆奴旣已天殛恢復次第可期乃督臣撫
臣爲封疆起見各執一說雖經權奇正無一成之心
意見未符差有異同之跡朕前已有屢旨開諭再三
復命親近內臣前去鎮守調劑雖切猶未釋然念此
封疆兩大臣皆自奪情起復特簡出於朕心宗社恃
以安危安攘咸所倚賴其總兵滿桂俱在山海關等
處駐札一切兵機進止章奏文移俱會同督撫計議
而行寧遠有事則山海速行接應山海有事則寧遠
速行防護如家督捍主亞旅心如率然衛身首尾相
應細心料理期保無慮朕又思劉應坤紀用閻鳴泰

袁崇煥從來意氣相信肝膽與同謀略總期爲國奏
疏不約而合成績漸著深可嘉尚朕既鑒往日不和
之弊復計及邊防處置之宜乃加意調劑至此其在
內外諸臣各要合心若不亟爲區畫恐見解互異議
論滋煩畛域漸生事權多掣封疆大計之謂何是以
慮及京師根本重地已允卿等會議將督臣王之臣
加銜回部以備帷幄之中不時籌策其督臣閻鳴泰
無事之時仍在薊鎮駐劄遇有聲息便速赴關門策
應撫臣袁崇煥內鎮臣紀用俱着便宜行事并道臣
畢自肅總兵趙率教俱在寧遠等處駐扎至關門兵

馬俱聽袁崇煥調度內鎮臣劉應坤着便宜行事并
道臣王應豸合力克復全遼蚤建膚功紆朕東顧策
勲飲至具有彝章如或沉溺故習蹈襲覆轍則我
祖宗三尺具在朕何敢私因念文武二途責在兩部
疆圉弗靖具軫於懷尚思篤念樹功以副朕意特諭
聖諭朕惟謀國之誼中外比之同舟用兵之形犄角
方於捕鹿蠢茲逆奴犯順十載恥歷三朝東顧足憂
實勞宵旰念毛帥獨奮孤忠支撐海外遠提帥旅閱
歷當時乃中朝實倚爲輔車而去撫每視爲秦越疾
聲莫應供億不敷枕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

駐島使

屬國苦資糧屨屨之供乃於百凡艱危之中尚有累次俘獲之績似此苦心朕且嘉且憫卽今逆奴天誅而叛孽尚懷叵測朕志復祖宗封疆遠念將士勤苦其所處皮島一帶地方實牽制勦除要着去冬該鎮曾有請計內臣駐扎之奏朕熟思審處久未施行今特命總督登津鎮守海外等處便宜行事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胡良輔提督登津副鎮守海外等處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苗成中軍太監二員御馬監太監金捷郭尚禮都着在於皮島等處地方駐扎督催餉運查核錢糧清汰老弱選練精強一應戰守機宜

軍務事情着與毛帥和衷協力計議妥確而行不得
輕易紛更亦不許膠執故套更覈不時牽掣相機勤
除期奏犁庭掃穴之勲朕何靳錫盟帶礪之典凡有
戰獲捷功照前一一解級如遇偵揆機密事情及島
中戰守聲息緩急即便據實直寫星馳密奏以慰朕
懷

兵部奉 旨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銳多年常思滅虜
恢遠以報國今聞奴子蠢動精銳西來巢穴必虛宜
秣馬勵兵長驅直搗以截斯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
關門度該帥義勇夙心計必出此你部卽刻差人傳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七 四
諭知道還着水陸倍道速達朕旨有功之日破格優
酬卿等亦各矢忠猷預商制勝之策以副朕東顧之
虞○兵部復奏偵探獲捷奉

聖旨連雲島之捷雖斬獲無幾而撫道伐謀之方略
將士用命之勞若亦宜敘酬李嵩岳駿聲俱着加一
級楊國棟再加一級其餘分別陞賞

朝鮮國陪臣金蒙憲等呈稱小邦兵單糧少苦無援
助平日所仰望者惟 天朝而已今則海路陷絕緩
急不能赴號而毛鎮又兵疲食缺自知氣勢不振江
水將合則當入保海島以爲避兵之計非但賊來不

能飛到毛營看毛鎮亦無由出陸以見虜馬况望其
恊濟小邦之急乎以此料小邦安危存亡不可知也
小邦爲 天朝守職盡分向年柳河之役已與奴結
釁構怨又以毛鎮藉在小邦奴之必吞噬小邦者其
心豈頃刻忘也直以內憚關門寧遠之勢顧念巢穴
不敢逞以迨新酋國事之始因喪出弔無故講款陽
緩關寧之師乘機驟發悉銳東向蹂躪我城池虔劉
我士民窺战我 王京此其勢豈獨欲制小邦而已
乎小邦一日不支則毛鎮一日亦無所依着毛鎮無
所依着則彼時 皇朝疆場之憂又不止於今日也

誠及此時速發偏師乘其空虛擣其巢穴使賊首尾牽掣俱莫能救則一舉而全遼可復屬國可全羣醜可滅此正難得不可失之機會也堂堂皇朝廟算已定區區小邦陪臣不敢妄陳然而芻蕘之言聖人擇焉

二月遼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順求款之情似真然必彼確有所獻以自贖我確有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誠僞未可必也還遵前旨從容講折務求妥當方爲題請本中說周爲之備不墮反間具見成畫深慰朕懷

奴兵
攻毛
帥侵
朝鮮

三月登萊巡撫李嵩塘報准總兵毛文龍揭帖報義州節度使八九日間累次着人與奴酋說河水一開毛都督兵馬多至江去請汗來拿毛都甚是難我們糧草多備專等汗來奴酋慮他奸細未肯輕信○奴兵破雲從鐵山文龍將士聞之洶洶不安毛永顯先逃叅將高萬重統衆劉璋劫島中軍民財物婦女同麾下七百餘人駕船逃去都司馬承勛亦領六百餘人由陸奔○文龍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奴賊收恰兵馬犯關搶奪從鍊山等處職卽先發各島兵馬至江擡制相機勦殺隨帶領官兵親身督戰不意

麗人向恨遼民擾害暗爲奴賊奸細引賊俱換麗帽
麗服將沿途撥夜盡行截殺正月十四日奴兵八萬
餘衆大王子帶領四萬餘賊直捨鍊山圍職衙門按
尋要活拿職職至雲從不得拿住毛有俊哄言不傷
你命不害你家一人只要領我活拿毛都督與你大
將官做毛有俊拔刀自刎咽喉已破大半尚不絕命
防守鍊山都司劉文舉領兵撲殺一陣不肯順服賊
恨殺之兵民逃竄賊來招撫不殺大王子領帶四萬
賊馳雲從聞報卽同南北官兵星馳去住關口火器
堅守奴賊下營安息不殺一人職料賊必入皮島圍

困十五夜間差內丁都司毛有見有德尤景和等各帶兵一千鎗炮火器分路衝打時賊勞苦不備打死約有數百賊各奔上山逃叛毛有見毛有德俱着箭陣亡損兵七百餘名十六日大王子急調鉄山六王子兵來云務要併力夾攻活拿職去職向收下降夷并陣上拿來活夷共有二千三百餘名十七日夜間放火燒屋內應外合職當將撥兵盡數殺完火兵盡發過江牽制手下雖有三百餘兵爲賊斷絕糧道嗷嗷無食借得客商麥荳分給一碗半碗決不能空腹赴關惟以疑兵出沒安意靜俟激勵南北將士堅壁

守以待戰奴賊坐困多日不能前犯十數日退回宣
州下營口恨麗官麗人你說活拿毛都督不難今我
馬跑死兵又打死毛都督又拿不到手爲何死活纏
哄我來你定是奸細賊卽開刀殺人麗人皆剝頭歸
服二十日兩王子領兵攻下郭山殺死麗兵六萬燒
燬糧米百餘萬石隨去殺義州節制使竟攻安州等
處職卽差都司毛永詩等收拾鉄山宣州殘兵親領
南北將官陳繼盛項選毛承祿等各帶兵丁火器星
夜出一間道分派各將各處埋伏揆賊攻麗勝負相
機以截其後職又令管侍調昌城滿浦兵馬督令遊

擊曲承恩等堵截安州責令相機與賊死戰但糧草
斷絕兵帶死馬牛肉爲飽可憐職向爲 天朝接濟
不及不能不取給於麗今彼報奴害職職無復向麗
人開口之理伏乞上臺速速發糧救濟以全江東一
帶終牽制進勦之局奴來犯搶一番殺傷不滿萬人
惟麗人麗官自己作孽受禍亦不爲少雖追兵勝負
未知嗣後再報

袁崇煥奏報夷情奉

聖旨該撫發水兵爲東江之援溪得犄角之勢兵本
陰道難以陽言戰守之具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一
朕意其靜定需時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求着實可恃萬分無虞以保噉疆

兵部飛報虜情奉

聖旨覽奏奴兵東襲毛帥銳氣未傷深慰朕懷麗人導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還速諭毛帥相機應援無懷宿嫌致誤大計饑軍需餉甚急着登撫暫那青登萊三府倉儲乘風刻日開帆接濟其動支贓銀以勵戎士速發硝黃以壯軍聲委係日前急着上緊傳登撫如議行兵部覆議援朝鮮事宜奉

聖旨登寧與海外互爲犄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
應何以鼓任事之氣矧策應海外正以綢繆爲封疆
大計宜揀爲急着覽奏說覺華島精選水兵三千星
馳赴援天津登萊堪戰將士刻期出海俱聽毛帥相
機進止說得是着卽行與各該撫鎮速爲督發仍將
發兵日期奏報以慰朕懷

兵部題奴之遠掠東江也蓋啣枚疾趨出鮮不意是
以鮮人幾不支毛帥幾無措而我策應之師亦幾乎
苦於鞭長之難及也臣於三月廿三日閱登撫寧撫
諸塘報知東江漸有可爲者曩竊虞鮮之以力屈降

奴也今報昌城太守不肯歸奴誓與毛帥同心守土
地方安堵無恙則鮮人忠義斷不爲奴用槩可知矣
曩又竊虞鮮之不能以猝備應奴也今報瓶山一陣
奴兵大敗有達王一個被烏銃打壞一目馱回藤布
川存下黃州一陣達馬之歿於鉄靈角刺馬鎗者無
算奴兵之歿於鋒鏑者亦無算從此而鮮之神氣不
愈旺奴之魂魄不愈落乎雖賊兵逼近王京八十里
然我旣駐重兵於河奴必不敢渡如渡則乘其半渡
而擊之正鮮所以制奴之歿命也曩又竊虞毛帥之
一旅孤懸未易擊奴也今報瓊山伏兵截奴糧道殺

歿達賊數百奪奴糧米并牛七八十頭毛帥之出奇
制勝因糧於敵是尤足以鼓我軍之敵愾而褫奴之
膽也此在毛帥與鮮固皆屹然有足恃者遼撫自奉
搗巢之命除寧遠城守重兵照舊屯住直於各營
中挑選精銳分作連珠三營所簡大將及諸將則老
成知勇之趙率教左輔朱梅等也監軍則以夙嫻方
略之畢自肅以此而批亢搗虛謀出萬全諸臣自饒
爲之且滿桂又簡精騎三千移駐前屯策應又發水
兵千人駕帆向東似此水陸夾攻聲靈不亦甚赫濯
矣哉奴有不旋懼而急撤其犯鮮之兵以自顧其巢

穴者必非情也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益張矣着馬上差人說與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之時挑選關寧精銳擇智勇之將輕兵直搗大兵陳河續濟以牽奴後而紆屬國之急其糗糧犒賞師行必需戶兵二部亦宜速議處置毋得遲緩坐失事機遼撫袁崇煥奏夷兵東犯朝鮮必留重兵自守以防我防虜使我不能抹然我又何得不救臣等議定于關外三軍營及前鋒三營撫鎮標下四營每營選精

兵九百而寧遠守城之兵未敢輕動分作連珠三營以左輔金國奇靳國臣趙率教張得勝孫繼武朱梅黃士英孫紹祖分爲前鋒居中後勁寧遠道臣畢自蕭爲監軍進逼三岔河爲搗巢之舉蓋各營精銳聞東警日皆已駐防於大雙松吉之間矣又行總兵滿桂簡精騎三千駐前屯寧遠策應水陸夾攻夷卽悍安得不撤犯鮮之兵以西防耶

遼撫援鮮佈置極其可觀乃官軍望河而止此真所謂紙上之兵也遼兵果可用耶

四月毛文龍報稱奴子今年突犯東江皆因西邊講

和關上兵馬自然不動驀地擒職到手闖關直入不
難今奴不但擒職不去將頭發兵馬困在麗地二發
兵馬又困在沿江無可渡處處被職官兵沖擊殺傷
無數每日拉屍山頭火堆山堆燒化骨石火光焰天
活擒韃子每日必有解驗據北所密報萬分真確新
汗手下兵馬不滿一萬俱是心寒膽怯長怕西邊大
兵直搗今寧遠又該奮勇統大兵直渡三岔徑搗瀋
陽狡奴自無噍類矣此甚大機會斷不可蹉過若不
以爲然每年虛費金錢三百萬文被狡奴所欺天朝
要必與我每人金子三兩一隻狗也要作一人賞

到全全依他不顧民膏脂之已竭 祖宗二百餘年
之恥何時而雪也伏乞各上台火速移文寧遠乘職
官兵困住達賊大舉進勦全遼指日可復矣

遼東總兵趙率教報正月十四日奴酋過江攻克愛
州宣州鉄山定州一帶地方朝鮮將二道江攔開賊
在夾江內安營看得正月望日二處回鄉人魏天真
等相離七日奴即下三城魏天真離彼至此又逾一
月奴兵之荼毒毛鎮不待言矣蓋鉄山即毛鎮所居
之地愛州夜襲不防而失不知鉄山准備何如奴子
新管父業即擄掠西虜壞我藩籬聲西擊東攻我屬

邦何異老奴昔年攻金台什白羊骨故事惟亟修備以俟賊來大戰除與內鎮部院公議一面發水兵三營揚帆東援整理前鋒後勁兵馬相時進止○登撫李嵩報二月初二日把總俞文相到北信口往復州地方見男婦一羣奔走盤問乃鉄山難民因奴酋過江至愛州從水關進城守城官逃麗人引路圍住鉄山殺歿兵民不計其數十八日渡江去等情看得奴子蓄謀最狡大隊長驅張虛聲於河上分兵暗襲肆慘殺於鉄山海蓋間非圍獵之地屯兵於此其覬覦海上諸島可知也○毛文龍奏奴賊到朝鮮定州速

送差胡自言動兵之故其書紙曰大金國二王子同
衆王致紙于國王我先老汗歸天有勢如南國尚來
弔又賚禮來賀新汗我先汗與你國毫無不好心腸
你國無一人弔賀因此我國方統大兵來你要和好
差官速來講○兵部題奴子旣搖尾求款矣何以東
江之兵竟啣枚而疾趨也則求款者詒我也奴兵旣
捲甲東掠矣何以漫台什四夷又逍遙而渡河則敢
來者輕我也必回鄉東攻之報無據而後可若其
確也則方金納等九人尚可使之颺去哉

登撫李嵩

准朝鮮國王咨本年正月十七日平安

道按察使尹暄狀啓奴賊數萬騎乘夜猝犯義州城中不覺兵至措手不及城遂陷沒節制使李筦以下文武將官及兵民男婦悉爲廝殺先鋒已到州續據前後馳啓賊兵連郭山凌漢山城及安州等城節度使臣防禦使金浚等將吏數十員兵民數萬口屠殺無遺平壤黃州不戰自潰賊兵已到中和游騎出入黃鳳之間賊兵又以一枝向雲從島要搶毛鎮道路阻絕哨揆難通勝敗聲息無從聞知等因得此當職切照伊賊自未叛天朝其朶頗於敵邦久矣旣得遼土勢益熾大兼以毛鎮寓在敵疆日久耽耽欲肆

吞噬顧念奴酋在時其志專在西犯不暇他及故得
拖過數年頃聞旣死酋子繼襲邊吏刺探賊情聞密
計作事與哈赤有異必欲先來東搶且聞天朝爲
羈縻之計撫議已成若爾則渠旣息西犯之意慮其
肆毒於敝邦民窮兵弱金乏力盡雖綢繆有素而陰
再難防大賊猝至無以抵當長驅直上已逼內地豕
突之勢豈能遏止乃於本月二十六日賊且及王京
城士民遷於江華以避賊鋒君臣播越寄命孤島危
亡之禍迫在朝夕在壬辰倭賊之難幸賴天朝拯
救之恩將以收復舊物目今全遼失陷漢路已絕雖

欲控訴大邦何可得也西望長慟不知所爲竊念此賊既動大兵東來雖屢戰乘勝然其攻打城池折損亦多深入麗國兵連禍結其巢穴必已虛弱若蒙

皇朝乘此機便發十方大兵直搗遼瀋舟師由旅順海路以取金復等州則伊賊千里奔鄉氣縮力窮其破之必矣夫然則皇朝獲全勝之利而毛鎮紆窘迫之患敵邦亦收燼余保聚疆域計莫便焉幸莫大焉敵邦之微弱已甚惟區區一腔忠義自盡事君之誠結怨強虜遭此橫虐雖至顛沛自顧無媿徒以積受皇朝厚恩未能報効爲恨耳疆事方殷不得不

發使具奏姑差行獲軍黃泊司果宋興福通官朴庚
生姜應信等前去告急惟異卽轉奏施行等因移咨
到臣該臣看朝鮮之結怨於奴也以鮮之服事我而
不從奴也隔關而遠交奴忌之矣關寧在前樂浪在
後奴實有意西向而惡其尾也則今之殘鮮也洩其
忌且惡并剪其尾也謀亦甚狡矣今據該國告急咨
文其君若臣播越窮島以避奴鋒岌岌乎有不可支
之勢夫鮮實以事我釁奴則我自當擊奴援鮮無待
再計者除臣檄行鎮道催督前發應援官兵梁汝霖
袁進等駕船星赴協同毛帥相機應援務獲全勝又

咨行該國收合精銳奮勇直前方過強敵期剪逐奴
氛俟有聲息另報謹轉奏以聞奉

聖旨覽奏屬國危急君臣播遷朕心惻然該鎮發兵
調援具見方略知道了向日款議雖寧鎮別有決心
在中朝原未嘗許今日關寧別無調度何以明不爲
狡奴所縻無爲屬國口實乎戶兵二部關寧二鎮作
速從長計議回奏

兵科李魯生題昨者方金納之來人人背知其詐豈
寧撫而知不及此第欲因而用之以行吾間而不意
奴因用我之間以間我也一介之行李西來十萬之

戈鋌東指羽書介馬而馳信使緩轡而歸直玩弄我
於掌股之上而全無一毫之忌憚也搖尾乎乞憐乎
往事成夢年猶可補恥則必奮懼而思厝此志士腐
心之時而壯夫枕戈之日也朝鮮我數百年之屬國
往昔被倭亦我拯而存之今者奴衬鮮曰彼爲我受
衬也可但已乎且我有鮮與無鮮孰利而奴得鮮與
不得鮮孰害則我救鮮非爲鮮也自爲也據鮮咨云
奴雖悉銳而來中亦損傷過多千里邊利兵法所忌
我誠征鼓於河上登鎮舟師掛布帆而東毛帥聞之
必且士氣百倍朝鮮君臣知萬有一生之曷返戈相

向事未可知奴腹背皆敵勢必狼顧料必還而自救如是則鮮可存鮮存而奴東顧是亦中國之利也

大監劉應坤題奴孽東侵誼切同舟水兵東援於本月初三日西回稱奴兵正月初攻高麗其衆不下五六萬餘蓋揣毛鎮孤懸又兼糧乏而海上援師難出是以勢成破竹雖得四道以麗人素弱不格所致嗣緣關津水兵漸集聯帆海嶠砲聲疊震毛鎮復乘間出奇屢有擒斬深入賊爲寒心因而王京獲守賊卽掣黃安定州三萬衆從昌城滿浦潛歸瀋陽惟留千家庄義州彌串堡爲大小王子統領哇兒哈并西夷

投降麗人共二萬餘沿江農種國王李侗幸避而復
返蓋自芝蔴灣乘風開洋以東所歷廣鹿石城獐子
皮島等處何島非船何船非兵應援聲勢業已震驚
於萬里波濤遠近間矣於海道中又見山東糧船一
百二十餘隻鱗次而進又聞有內鎮胡太府亦有兵
丁鎗砲器械糧餉過海軍民踴躍萬倍奴賊雖黠其
能不返顧乎所以撤衆歸藩以致屬國之獲全也
袁崇煥題慨自河西失陷縮守關門無論失地示弱
卽關門亦控扼山谿耳何能屯養十三萬兵馬雖進
而寧前四城金湯長二百里但北負山南負海狹不

三四十里屯兵六萬馬三萬商民數十萬於中地隘人稠猶之屯十萬兵於山海也地不廣則無以爲耕資生少具一靠於內地供給貧瘠而士馬不强且人畜錯雜災沴易生故築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拓地一百七十里之不可以已也自中左所以東漸寬錦州大凌南北而東西相方四城完固屯兵民於中且耕且練賊來我坐而勝賊不來彼坐而固此三城之必築者也業已移兵民於三城之間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賊至不得不撤回兵民共保寧前則一年屯種恐以委敵人失食而愈貧年窘一年寧前必不可

神路
西侵

守是三城之完不完天下之安危係之此三城不得不築築而立刻當完者也錦州三城若成有進無退全遼卽在目中乘彼有事東江且以款之說緩之而刻日修築令彼掩耳不及待其警覺而我險已成三城成哉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重障萬全此時夷卽來說款而我更加重矣

宣府報插漢王子從原巢尚未起身有哈喇慎家夷酋帶領小部夷帳房牛羊馬匹於三月二十三日從奢兒城搬移地方五喇哈哈住牧我省台吉等亦於本月從奢兒城搬移地方亦地都一帶四散住札各

酋聯絡以備虎酋等情張家口報夷酋青把都男求
洪大台吉說稱插漢上馬要犯獨石一帶口子又薊
遼軍門塘報有沙葷肖那二等稟插漢兒因與裏面
不和帶領人馬十萬前來攻搶你裏邊疆土嚴謹隄
防不可玩忽等因據此看得插酋僻處東隅與宣風
馬牛不相及今橫生枝節控弦十萬加於白言等部
如千鈞之壓卵勢必無幸且恐其聲東擊西在我內
地各巖爲設備以待之可耳○兵部奏插酋與白寧
皆我欵夷也插酋向以講討人口不遂心懷仇恨久
矣今一旦擁兵十萬壓哈喇之境哈喇諸酋其能支

乎今諸酋情急求助於我我若助哈喇則虎酋必肆
螫於我不助則哈酋不能無怨合行督撫諸臣選敏
辦通官出口以和解爲名若得說而罷之此上計也
卽不然我亦有詞於彼沿邊文武將吏仍當處處設
備着實料理不得謂兩酋素飲我餌其自相蠶食原
莫予毒也

上以東師屢捷運餉接濟尚恐不敷着戶部將應補
餉銀十萬兩登津各運米五萬石刻期前發關西兵
馬着再選水兵數千策應以壯聲援

太監劉應坤增定大帥疏奉

聖旨奴酋東侵震隣孔亟朕與敝臣浚切綢繆之慮
這本所奏增定大帥分派信地具見先事預圖聲勢
聯絡浚裨邊計杜文煥特加制勅駐寧遠尤世祿駐
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加總兵職銜駐大凌河管
前鋒事滿桂照舊駐札關內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
仍賜劔以重事權增八千額兵添買馬二萬餘匹都
屬急着兵餉馬價作何設處該部俱作速議覆回奏
遼撫袁崇煥直陳虜情疏奉

聖旨所奏夷虜情形知道了奴酋狡譎百端就來廝
殺之言詐也宜暇以應之無爲危言所喝喇嘛講款

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爲遜言所愚西虜撫
賞用心查核無致虛冒濫惡以生携貳至於虎酋爲
杪花之後與都令解仇俱着多方解折相機宣諭務
期懷我威德共作藩籬該撫久勞巘鎮朕所洞知封
疆事重還益體厥臣綢繆石畫與內鎮諸臣協奮心
力礪秣兵馬修塞要害倍加嚴重以保無虞所奏多
備火器火藥添買馬匹卽與速議復行

兵部覆敬陳末議本奉

聖旨關外防禦左輔尤世祿獨當前矛着各以原官
加級還寫與勅書以示優異奴報緊急着滿桂移駐

前屯孫祖壽移駐山海黑雲龍移駐一片石聞鳴泰
移駐關門其分布兵馬關內四萬關外八萬俱如內
鎮臣議聽督撫作速布置朝於脉絡相連叫呼共應
務保無虞稱朕與厥臣軫顧疆圉之意聞奴兵已越
錦州且薄寧遠錦州兵馬無可退寧遠之守務自清
野固壁相機堵勦該部速傳與他們知道

袁崇煥謹啓當道諸名公職匪材而當封疆之重寄
復遼地而聚遼人爲守蓋遠求難致之兵何如近取
回鄉之衆此不肖爲聚兵計也不虞滔天之虜應我
邊河之聲及於錦夫築錦凌二城秋而畢矣收稼溪

秋我城坐以待虜乃以一東江之故卽聲於河以挑
之何如假一款字以緩之舍彼欲爭而無及我不授
而無患也况所以悞天下而苦邊臣者則東江甚毛
帥每冬冰交則避之遠島天下所知也鐵山所留老
弱及麗人耳今一攻以合毛不能一矢加遺而朝夕
報功人遂易視此夷謂撲之卽滅十年血戰幾能當
其鋒造言生事者欲借毛帥行已私今局已露矣毛
帥避於封疆無害職將何之毛帥卽不勝於金甌
無損職之所守其干係何若而可以國事嘗乎故
敢質之天下

此書用遼人築錦凌款奴酋撤毛帥皆爲禍始

兵部遵旨覆奏本奉

聖旨滿帥出援錦州山海兵力單弱這調發近鎮兵馬昌平調一萬領以總兵李加訓天津調五千領以副將錢中選保定調五千領以總兵王繼着星夜赴關防守山海不許逗遛致悞軍機楊加謨旣係該部薦舉必有心計堪用着齋尚方劔及罔寺銀五千兩星馳赴滿帥前以資方畧重彈壓而備犒賞俱如議行○兵部奴氛孔棘事奉

聖旨狡奴西犯不獨關外受敵薊門一帶在在皆當

嚴備着馬上速行宣大各挑選兵馬五千名隨帶軍器火藥擇智勇將領星夜前赴山海以聽督臣調度自山西以至河南山東北直隸地方凡有兵馬處所俱要揀選厲秣累糧整擗用備緩急該部火速傳與他們知道軍幾重大各宜齊心併赴勿得逗遛以干嚴法○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奴謀極狡等事奉

聖旨覽奏奴孽狂逞叵測旣經挫衄渡兵踞鮮復偕西虜闖入秋冬津薊在在宜防喜峰口等處要害埋伏火器堅壁厲秣以待具得制勝先着說得是逃將李鏞李越及鄭繼奎鄭繼武高應詔執法廢紀若不

正罪何以懲衆着內鎮臣同督撫諸臣卽行梟首以
肅軍律○毛承祿加副總兵職銜偏師駐皮島用張
猗角○滿桂奏報援兵東行爲羣虜攔截於笮籬山
奮勇力戰虜死甚衆將令不許割級止有丁自雄於
馬上斬一級恐伏不敢窮追陳亡將士羅忠等六十
名○工部陳戰守機宜奉

聖旨奴兵旣東戍又西犯中必虛矣海上先速行遙
制東西之難可以並解如此急着登撫毛帥倘聞聲
息皆可一面布置一面奏報者立刻馬上差人說與
他每知會本中救錦州固寧遠備關門俱係緊務薊

鎮咽喉之處設立標營統以大將內衛外援俱可相
資防之法寓於其中着與商確申飭行
兵部條陳奉

聖旨覽奏說錦州紀鎮忠奮自誓趙帥憑城擊賊多
所殺傷已見能守之勲然攻圍不退應援當亟赴援
諸將尤宜相機進止以備萬全寧遠撫臣料理有素
且威略夙著無煩幫貼深慰朕懷關兵應援這所調
鎮兵三萬着急趨赴關以資防守守者以全城爲上
援者以退賊爲功說的是其關外四城毋輕調發軍
前糧餉作速接濟已有旨了你部還馬上差人不時

偵探有聞立刻入奏○兵部復奏塘報奉

聖旨錦州圍困不容不揀然奴亦度我之必揀爲致
我之策若直赴之正墮其計間道出奇形格勢禁使
奴自退該撫精心籌之許定國饒有智略請兵願往
忠義可嘉着分兵一枝副以健將令星馳自效貴英
等酋不妨便與重賞以啗之此着最緊須速應不必
疑也各該兵將着飛機嚴催赴關有遲留者以軍法
從事

六月薊遼總督閻鳴奉據總督鎮守太監劉應坤報
本月二十八日午時賊夷數萬來至寧遠東北山下

劄管職卽發令箭催督車營都司李春華等率領勇士對賊安營奴賊連衝數陣我兵奮勇用紅夷木龍虎滅虜等項神器齊力攻打打歿賊夷約有數千尸橫滿地職先布軍令止許砍勦不許割級仍嚴率將領馬步官兵鱗次前進相機攻勦

山海總兵滿桂報錦州被圍已久業經兩次發兵勦殺奴酋前哨勢衆不得深入於本月十九日選差律丁前去錦州哨探情形進城見紀太府趙總兵分付城裏防備甚嚴賊今俱往松杏等處一帶安營暗伏俟有別情另報○滿桂以錦州被困發兵鼓勇前進

奴部執五色標旗於灰山窟窿山首山連山南海分
九營官兵撤進濠內周圍安營有總兵孫祖壽副將
許定國在西門札營桂令副將尤世威嚴整火器預
備望見城東灰塵蔽天賊兵分投前來圍城桂卽親
督紅旗督率各營將領等官祖大壽等迎敵賊傷無
數賊擡尸至雙樹堡西焚燒桂被賊射中數箭桂馬
與尤總兵馬亦被射傷各將安設紅夷滅虜等砲將
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賊死數多自卯至午賊見
我兵力戰不能得前撤兵東去○平遼總兵趙率教
報五月十一日辰時奴子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

外四面札營十二日分兵兩路擡拽車梯挨牌馬步
輪番交攻西北二面太府紀用同職及總兵左輔副
總兵朱梅躬披甲冑親冒矢石力督各營將領并力
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晨至戌打斃夷尸填塞
滿道至亥時奴兵拖尸赴班軍採辦窰木燒燬退兵
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寅時馬兵圍城遊走尚未撤兵
○巡撫袁崇煥奏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
戰合馬交鋒今始一刀一鎗拚命不知有夷之兇狠
驍悍職復憑堞大呼分路進追諸軍忿恨此賊一戰
挫之滿鎮之力居多

兵部題奴子濇入重地久留不歸蓋欺我兵援者不敢進守者不敢出耳乃今寧遠城下之一戰橫尸遍野錦州城下之攻大敗歸營兩處捷音先後踵至非仗皇上之威靈藉厥臣之區畫何以得此哉當此二捷之後賊氣已阻我氣愈張今雖馳騁於塔杏之間必不敢蟻聚於堅城之下徐而圖之其機可乘第恐頓兵日久錦圍未解又非我利政須勵兵秣馬乘機伺隙以爲必勝之計以收萬全之算至於犒賞有御前銀兩其器物馬匹亦屢經奉 旨行催矣

寧遠太監紀用報賊於初五日在小凌河札營拆毀

小凌河城墻初六日盡赴大凌河折城屢來投降真夷具言奴恨錦州殺傷夷衆大半若留下城墻漢人又如錦城據戰又將廣寧諸城盡折使漢人無據方好上陣廝殺自此逆賊漸東地方無虞

晉爲經略取用趙率教竟成守錦之功其寧城之不墮金啓侗與有力焉事見別傳

總督閻鳴泰題奴雖遠遁勢必復來錦州邊僻奧區原非扼塞險要當日議修已屬失策今日錦州止可懸爲虛着慎勿認爲實着止可設爲活局慎勿泥爲死局止可計用以弭敵慎勿株守之以抗敵臣頃至

寧遠密商之內鎮與寧撫其見頗同此番之戰我兵傷損亦多則今日急務無如補兵練兵爲要聞奴攻朝鮮得船四百隻而都令色令與黃把都兒近復自折入於奴倘令朝鮮叛人以片帆渡海新附西虜以數騎窺關而奴子自率大兵從廣寧故道而來皆計之最毒而事之不可必者安得不速爲之備而又安可異人爲之備哉

樞輔惟以築錦築大凌爲實着年來籌畫惟此加工卒至誤國

兵部奏奴子回巢裹糧而來其欲撓我修築撓我屯

糧明矣但溽暑行兵被已犯兵家之忌我明烽燧堅
清野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如上年寧遠嬰城固守故
事且河西食俱已搬運錦州千里而來無所標掠若
奴子不揣深入重地頓兵堅城之下不數日必且狼
籍而歸此時伏兵要害乘其渡而擊之此萬全之穩
着也伏 勅撫鎮諸臣固守城池慎勿妄動避其銳
氣邀其情歸最爲上策云○西虜領部衆報効遣夷
使貴英等請賞

寧遠太監紀用奏逆奴圍困錦州大戰三次大勝三
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於城外以是初四

日奴賊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火鐺與矢石打
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隨于焚
化酋長尸骸處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如天崩之狀
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札營
留精兵殿後臣卽同總兵趙率教左輔朱梅等發精
兵防哨是役也保六年弃遺之毆城一月烏合之衆
兵獲此奇捷爲此塘報

袁崇煥不肯抹錦州。所以有暮氣難鼓之旨。紀用
直前亦畏魏璫之操切也。

御史李應薦題撫臣袁崇煥撐持殘疆拮据數載惟

是假弔修款設策太奇頃因狡虜東西交訐議者遂
嘖嘖嗤爲愚并以不急援錦州鄙其爲蕙此似不可
爲該撫解向後暮氣鼓之實難 准其病歸而優優
叙錄其於撫臣亦庶幾無相負哉

七月奉

聖旨袁崇煥暮氣難鼓物議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
督臣駐劄薊門亦係重地寧遠督師朕特簡樞臣俾
星馳赴任料理王之臣仍以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駐劄寧遠督師榆關兼巡撫遼東山海等
處地方提督軍務 賜尚方劔○閻鳴泰加陞少傅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一
協理京營○一片石西界忽生鉛鑛 命會同督撫
道開採○錦州生擒賊夷五十九名刑部獻俘傳首
各邊

督餉御史劉徽題頃見寧撫袁崇煥請告奉 旨回
籍矣寧撫素以滅賊自許中外咸思倚重而講款一
節聞者不無詫異說者謂借款爲名撫臣另有作用
未幾一面講款奴且有事於東江攻東未已奴更西
犯乎錦城此時正望撫臣之作用撫臣若無作用之
可自效也樞臣王之臣曩嘗督師時及知款未易而
講不可輕慮貽封疆之憂先爲苦口之藥老臣持重

郡色
降奴

洞悉虜情不啻燭照數計然者邊臣若此何慮邊事
不萬全哉

兵部題奴酋用都令色今爲向導而窺山海內地皆
勢所必至我當預防斯可無患獨錦州一城原因舊
復河東故預修河西件件做去今則爲奴所必爭矣
遐僻與區無關險要守之則頽垣壞壁修築甚難不
守則寸土寸金弃之不易內鎮臣欲留輕兵以防小
修以補賊至則堅壁清野以待卽督臣疏內所謂虛
着活局餌敵之意臣部以爲錦城已守有成效不當
議弃若臨時用以設謀餌敵出奇制勝應聽新督師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七
熟計而行可也

督師王之臣奏西虜自都令等投奴北邊六七月間無一夷則我之肩背皆受敵之地矣乃第一緊要全在糧餉接濟錦州所以能守能戰者食足故也見今寧城內外肩摩轂擊居無剩地斗米三百餘錢而天津二運未完三運尚未發動轉盼入冬米合事無及矣萬一賊至何以支持旬日乎又總兵杜文煥駐寧遠侯世祿駐塔山尤世祿駐錦州已奉有特旨乃尤帥謂錦州城池遭雨崩頽萬不可居今暫駐杏山侯世祿謂塔山低凹迫近高山非可守之地其城池

亦且修築未完。意欲移置別所。臣思各帥信地已定。自當有進無退。豈得移易地。利失險則人心不固。容臣臨時相勢酌處。其糧料儲備各宜廣宜。預不可須。更緩也。

閻鳴泰疏。今夏錦州之圍。臣聞警東馳。卽先呼崇煥之叅謀丘磊。而秘囑以報曰。錦州之守。原屬非策。今旣誤矣。豈容再誤。錦卽有得失。不係安危。惟一意以固守。寧遠爲主。切勿輕動。致墮奴計。蓋錦去無損於寧。寧一搖則關門震動。而天下事不忍言矣。

是時奴兵結五大營於塔山一帶。以北圍錦而西。

窺寧我以逸待勞一戰大捷錦圍遂解此兵家所
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之法也

吏部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整戎備伍立三捷
之奇功雪恥除兇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攘烈茂山
河寧晉彝典昭然世爵褒封允當着廕弟姪一人特
封安平伯世襲○又錦寧之捷蔭忠賢弟姪一人世
錦衣指揮使○紀用蔭錦衣同知世襲王體乾劉應
坤等各加恩世廕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等疏稱向聞奴兵

渡河臣等焦思蒿目日夕靡寧心懷岌岌若身介其
衝者蓋錦州孤懸絕徼我師之精銳集焉錦城安則
寧遠安山海安首尾情形聯屬一體茲幸斗城壘固
全師凱旋前有寧遠之一擊後復倍其功東有毛鎮
之克揚西復張其烈此皆 順德潛孚百靈呵護邀

祖宗在天之默佑兆 泰圖億萬之靈長是以轉危

爲安用戰爲守臣等屢聞捷報舞抃同情雀躍 高
呼曷勝慶慰追惟往事從昔三韓陷沒壬戌之夏始
收復關外五城各堡今幸步步向前兩河版圖可取
次漸復矣昔也謀議定而忽搖委任專而輒易人各

一心事各異意。今則號令屹如山岳。守者盡懷效死之心。接應迅於流水。王者常虞後至之罰。援師磨集饋餉。雲從將數年前。遇賊狂奔之肺腸。洗滌殆盡。合十萬人。併力協攻之意。氣振發如新。此則乾斷勵精。廟謨弘遠。內而閣部科道。外而鎮守督撫。道將文武諸臣之肝膽。畢照策力。兼收共成。捷代以昭盛績也。然而臣等猶有進焉。勝亦兵之常謀。居勇之上。辨賊之所以退。則知賊之所以來。來者因糧也。去者食盡也。沿海之露積。豈一炬之可焚。而關寧之乏餉。復曠日之難久。今後海運之交割。須先儘內地。海瀕

之暫卸。務轉運城中。而後我飽賊饑。賊必不至。至亦不能久留。彼踰河跋涉牛馬。不能以負芻。我結寨連屯。頭畜預宜以收斂。堅壁清野。以主困客。是爲今時第一義。動以挑之。不如靜以鎮之。先聲以怖之。莫如後實以疲之。惟蓄銳以固其防。勿輕嘗以入其彀。儲火藥精器械。練兵卒。搜奸宄。結人心。是爲今時第二義。溽暑非酣鬪之時。強奴有未盡之技。時至秋。淡則馬肥於草實。弓勁於風高。海颺不便運艘。難於轉輸。秋月倍明。乘宵慮其掩襲。此秋防之當謹也。入冬則輜重可以攝水。胡騎逕能翕渡。島帥難施牽制之力。

凍土易隳繕築之工。霜雪嚴凝。手足瘡痍。彼向陽而就煖。我怯冷以迎寒。此冬春之可虞也。七城之生命待食於一綫之餉道。津門之水犀有限。而海天之浩淼無窮。覺萃新募之遠人。焉能慣海。而淮揚所造之船隻。猶恐後時。毛帥孤屯。必駐師要地。而後可牽黠奴之狼顧。西夷多狡。必永懷好音。而後可固薊北之藩籬。此俱今日之要圖。而天與我。以綢繆修備之暇。廟廊之上。當悉心講求。時乎時乎。此其萬不可失者也。又念各邊之調遣。殷繁而農部之供輸。久匱。奴若再來。必非尋常之戰。須蚤辦軍需。以備臨期之緊用。

預爽其所難。而先籌其所急。庶不爲臨渴掘井之謀。而有當於曲突徙薪之慮。此在當事重臣必有成算。而臣等淡心惕患。輒敢謬佐一籌。若夫戰勝而懼。好謀以成。內外協心。將士併力。采芻蕘以資謀議。核功實以昭勸懲。明明在上。濟濟在朝。自饒爲之。臣等無庸喋喋矣。

八月登萊巡撫孫國禎題。天啓七年四月二十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手本。照得逆奴東犯。本鎮令南北官兵分路設伏。張疑出奇衝截。攻勦仍嚴。令對敵不許貪割首級。打營不許躲避風雨。官兵奮勇一勝於

宣州車輦江當溝小鐵山等戰再勝於義州晏庭關
瓊山青龍山等戰三勝於積糧倉千家庄彌川堡鎮
江沿邊等戰四勝於雲從關口龍王窀子本鎮親督
內丁之鏖戰五勝於會哨國王彼此夾攻逼賊於瓶
山之遠戰計各路相機攻殺夾傷悍虜無數其各營
官兵綁縛解鎮男婦活夷當官研審明確等因該臣
看得毛帥孤懸絕島遠泊水鄉溟霧胡風侵肌撲面
寒烟冷月泣晝憐宵七年正月以來五戰而五勝諦
觀宣州車輦義州西門龍山諸役皆令人古咋心驚
色飛神動然義州西門之捷獨雄而奇蓋其俘獲者

皆名酋今之繫紐而獻者此也宣州諸路之捷又險而奇蓋毛帥親中二矢不爲少動自五六年以來大小幾近百戰積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搶獲器械馬匹累百近日續報者不與焉據冊獲功將士均當優叙至陣亡官一百二十六員如毛有松等均當錄後陞賞兵丁六千三十八名賈永德等亦均當錄後優恤被傷官八員如馮應舉等被傷兵五百四十二名如王世隆等亦均當優恤者也

海外戰功未必盡核然亦不可盡沒

劉詔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

本月江西鄉試策題云任讓之局古人合領之今人分據之吾以爲先定之於品品非聖賢豪傑則富貴功名之途側肩而奔之非追而起叩而應者矣此房瑄殷浩之流任讓兩無所據又巧爲任者他人綽有成效則勢攫以居其功事勢將有可圖則狙伺以邀其便品愈卑而事愈壞天下有不可言者矣未望之遠志難慊衾影旣出之小草有慙輿論幾何不爲千古嗤笑哉

此策題明刺自請行邊者

戶部題都色部落投降督師疏稱弱者自爲食則以

陣亡缺伍之糧養一千七百之精壯而有餘無煩另措矣至於發銀米餘以養十萬居民則祖宗以來無賜田租之詔臣部卽欲措發而無從前錦州被圍連呼顆粒皆無迨虜敗之後錦州尚餘米三萬數千而奴營沙鍋中率存漕米飯此人之所共知也督師習知臣部之苦必明以入告庶中外相成兵食兩足矣

督師王之臣題三軍之命係於一將今山海有滿桂寧遠有杜文煥塔山有侯世祿錦州尤世祿前鋒朱梅各奉有專勅旗鼓相望可謂極一時之盛矣然

權不歸一令出多門未見其便文煥家世將種久歷西郵亦將中之白眉也而遼左情形非其所長滿桂自恢復寧遠以來卽在此料理而夷情邊事瞭然胸中虜中嚙指亡不知有滿將軍者文煥縱有經理之名而尤侯諸將原係鄉里親友各奉勅印誰肯相下滿桂晉秩宮保各位已崇且原奉勅劔得以節制四鎮者今調文煥於關內調滿桂於寧遠俾節制如故則上下人情久恊無難收指臂之功矣

十月閻鳴泰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回部管事○撤鎮守內臣其戰守機宜俱付督撫諸臣膺任

八月二十二日

熹宗愍皇帝崩

二十四日

今上登極以明年爲崇禎元年

九月督師王之臣題職於七月內未出都門卽聞西虜都令色令等携帶部夷二萬餘人投順東奴心甚慮之幸奴子不卽收納致令徘徊河上而部夷窮餓多鳥驚獸散此其必致之勢也初都令等聞虎酋之欲謀已也忿激離巢其投足未定之時諸頭目願向天朝副將朱梅差通官以書招之都令亦欣然欲來

後聞虎酋兵動恐天朝不能庇決意投奴比奴疑
忌未敢寄跡於瀕河諸處時部落多悔恨輕離故巢
紛紛逃叛都令知覺追逐遂致各夷倒戈然其投虎
者十居四五投我者纔十之一耳今樞臣長慮却顧
仍欲置之故處給以原賞是矣彼若故處可居雖招
之豈能使來今附我而我拒之彼必不敢西歸仍必
東投奴子我方欲空其所有安可益其所無當各夷
未至職集各官計議如朱梅王牧民祖大壽皆老於
邊事熟於夷情者咸以爲此計不可失也議者鑒瀋
陽覆轍惴惴焉不知瀋陽之收降也經臣遍掛招降

之旗諸虜乘機蜂繹來歸兩月之間填滿瀋城所謂
引虎入門有不啞人者乎今諸夷窮感未歸我可藉
之爲用旋而却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且兵家事原不
可執着即使諸夷而果詐降也我亦當以別法制之
寧可放虎近山乎錦州僻在寧遠之東北原非重地
原不必先宿重兵祇因前任總兵趙率教嗜屯利故
以兵屯之堅持和議謂奴決不西來豈知方金納馬
首方東而賊兵已圍錦州矣自虜退後業已弃其田
疇毀其廬舍士民商賈席捲而歸寧城則錦州之景
象可知因令前鋒二將在彼略加修葺俟明春修完

通鑑纂要 卷之十一
三

城及軍火器械而後可守錦州尤世祿分署信地也
今尚赳赳於杏山不敢輕往茲欲以紀用鎮之是以
朝廷之貴臣爲餌於虎牙間必非萬全之勝算也○
登州報叛賊李永芳故

十一月撫寧侯朱國弼疏云奴賊與我深仇而及其
歿也魏忠賢乃遣人弔孝白送却無數金珠反取嫚
書一紙邊臣不奉忠賢之命敢徑爲之乎此則敗壞
邊事之實又不惟是也喜則升九天柳河之敗得以
鑽刺而喬遷羨乾父一認之有靈其顛倒錯亂遂至
於此○戶部主事陳此心疏稱寧錦一捷不過解城

下之困圍未復侵疆之只尺止可免罪豈可言功魏忠賢欲藉此廣茅土以自張內翼故槩加諸臣銜秩世廕以相羈縻耳獨不援在廷諸臣之例加一級賜一廕於數載扞圍之舊撫袁崇煥乎幸有讓廕之霍維華尚存一綫公道於人世而忠賢旋促之以去餘又何敢言哉

兵部尚書閣鳴泰題壬戌監軍之役臣任關內袁崇煥任關外傾蓋如故無言不投每每月下燈前靡不抵掌促膝共計滅奴一時去事如舊經臣王在晉輔臣孫承宗督臣王象乾復傾心相交降心以從遂舉

趙率教以守前屯舉祖大壽以守覺華島並寧遠城
闢草披荆招携懷遠漸築首山以西二百里已失之
疆場始復歸我版圖矣當日夙夜拮据之勞炎霜馳
逐之苦赴七尺於彼蒼期一當以報國恨不唾手
黃龍共一痛飲至今年久悉丟則愈冷人數易則愈
生誰復有知而念之者唐詩有云鋤禾日當午汗滴
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又云昨日到城市
歸來淚滿襟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臣每讀至此
未嘗不悽然泣下今一重門限安於泰山其飯盤中
之飧而披羅綺之華者不知其幾矣亦知當日鋤禾

養蠶之苦乎

讀此疏憶當年始事之艱直堪淚下熊王入關遼
兵大潰人衆擠軋關門不得闔者四晝夜此時已
無關矣。廷推經略何人敢任晉爲國心殷車
車就道守前屯寧遠等處皆晉任內事也。樞輔代
之則防守已大定矣。彼監軍勞苦尚爾自陳而况
爲經略者哉。所云人數易則愈生洵爲確論。彼時
朝論不搖邊臣久任卽不能滅奴。奏績亦何至有
虜犯京城西夷盡叛塞外皆爲敵國乎。

遼事實錄卷之十七

終

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十七卷見千頃堂書目襟史
類四庫未著錄乾隆中列為禁書故去訛傳本在晉
又有海防纂要十三卷歷代山陵攷二卷國朝山陵
攷二卷通漕類編九卷撫齊疏稿八卷總部疏稿八
卷經略疏稿三卷復命疏稿二卷署部疏稿二卷均
見千頃堂書目此書載其章疏甚夥當與各書互見
四庫存目載歷代山陵攷通漕類編及龍沙學錄六
卷而譏切在晉頗甚于通漕類編則曰在晉為經略
時值時事方棘一籌莫展逡巡移疾而去盖好談經
濟而無實用者于龍沙學錄則曰在晉誤國庸臣而

占著書講學明季風氣視此可知按皇明法傳錄在
晉之由經略改南京兵部尚書實由孫承宗之言第
孫氏僅謂在晉精勤有餘而沈雄博大之未能日舉
閻鳴泰代之占未可遽目為誤國庸臣其後以劉鴻
訓改勅事去國實非其辜也在晉既廢斥猶憐、國
事縷述當時戰守梗概兵餉凡要廟堂水火士民擾
攘將卒恒怯之狀一一據實書之殆無媿於實錄之
名在晉為經略時上言天下事決裂至此諸臣尚不
回心滌慮急救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非以
愛國亦非以自愛也馮三元之劾熊廷弼也占曰精

神不以籌邊而意氣偏以角內何其言之痛也畏敵
偷存惟務內訌雖有金湯不能自保豈惟明季為然
遼難方殷揀止無術亟印此書以眎國族俾知角內
自私古今一轍誠不欲為殘明之贖者任人皆當滄
滌白體一友前此之所為矣辛未仲冬鎮江柳詒徵